

當代「華嚴三公」與聖嚴法師互動影響的考索（下）

范觀瀾

三、最重結緣與南亭

南亭（一九〇〇—一九八二），俗姓吉，出家後法名曇光，字南亭。晚年號雲水散人，江蘇泰州人。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八月初二生於泰州東鄉曲塘。十歲隨母到本邑營溪觀音禪寺，住持道如老和尚見他英挺有異常兒。與他似有宿緣，向其母乞度為徒孫。於是南亭翌年至觀音禪寺剃度出家，師事文心。智光二長老，而以道如老和尚為師公。¹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南亭入泰州儒釋初、高小學受學。校長就是他師父智光法師。到二十歲之年至鎮江焦山定慧寺從德峻和尚受具足戒。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南亭考入安徽佛教學校（即安慶迎江寺佛學院）親炙常惺法師。畢業後常惺推薦其至常州清涼學院，應慈法師座下任助教。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南亭往來於上海、常州、鎮江、無錫等地，宣講《華嚴》、《維摩》等經論。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底，常惺將光孝寺住持一職交付南亭。南亭便成為泰州光孝律寺的第十五代住持，更易法名曇光。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日戰爭爆發，南亭組織泰州佛教僧侶救護隊，又宣導諸山僧尼啓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後來持續在光孝寺興辦佛學院，培養了大批僧寶。

從二十世紀的三〇年代初至四〇年代末，南亭追隨華嚴學人常惺，又曾從智光、應慈諸長老學習華嚴五教。所以專宗華嚴，而一直為其畢生的弘講重心，並有華嚴專家之譽。

一九五二年，南亭創華嚴蓮社，供養其師智光。師徒二人輪流講經。華嚴蓮社專弘華嚴一宗，南亭在華嚴蓮社經常舉辦佛學講座，講演大乘經論，唯以闡揚華嚴法門為主，故時人尊為華嚴宗主，皈依信徒數以萬計，南亭於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安祥示寂。碑銘記錄：於鑠海陵，篤生僧哲，親炙名師，博覽全書，華嚴專宗，著

述等身，法乳得賢，永昭遺澤。²

在當代中國佛教界，南亭可算是年高德重，由於他的童真入道，在教界的字派又很高。一九四九年，由大陸渡海赴台僧侶中，除了智光、太滄等少數幾位長老外，南亭算是比較年長的一位。同時對與聖嚴法師影響也是很大的。

據聖嚴法師在紀念南亭長老的文章這樣寫道：「一九四七年我初進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南老給我們講授《大乘起信論》，後來還聽了他講授《普賢行願品》，當時儘管自己年齡小，程度低，雖然不大懂，但他的黑板資料以及講課的神態，均予我在異常親切和娓娓動人的感受。」

當聖嚴法師去台後，從軍中退役再返僧團，重新出家拜師，受戒，開始想拜南老，當時南老極願成就聖嚴，但只是他老的徒孫成一法師已四十多歲，不能新收一個徒弟，年齡小於徒孫，而且華嚴蓮社的規模，也不準備成爲度人出家的門庭。

南老人對聖嚴法師的關愛也是多的，西元一九六三年當聖嚴法師山中的關房築成，南老親自前往，送其入關，嗣後又去探關數次。從一九六一年冬至一九六七年冬聖嚴法師回憶到那時從臺北華嚴蓮社寄給他的信件共

計四十五件，其中南老人就有二十件。一九六八年春天，臺北善導寺請聖嚴法師爲主講，當第一天開講時，南老人親自到達現場聽講，爲鼓勵晚輩，聖嚴法師甚爲感動。

聖嚴法師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讀完博士學位，準備在日本出版他的學位論文，是南亭老人主動資助，使聖嚴法師順利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出版。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南老人示寂，此時聖嚴法師剛從國外回到臺灣，也患病住醫院，聽到噩耗，雖然自己正與病魔作痛苦不堪的奮鬥，卻情不自禁地，一邊流淚，一邊誦出輓聯一付：

上海沉香閣靜安寺聽經受益餘年最小，
海外閉關期留學時獎勉鼓舞您老尤多。

南亭老人與聖嚴法師之間的互動影響也是較爲多的。聖嚴法師認爲南老人是一位慈祥又保守的長老；他愛護後輩，但卻從不輕易作一種使他感到吃力的承諾。³

如當聖嚴法師決心要掩關閱藏去請示南老時，他卻澆上一頭冷水，說剛出家，哪來護關的信施，哪來這麼大的福報讓寺院白白地供養。還如一九六三年八月，聖嚴法師在掩關期間，因看律藏，寫了一篇《中國僧伽與律

》，發表在海潮音月刊四十四卷九期。南老讀了以後便給聖嚴法師寫了一封長信，開頭即說該文使他過去愛護聖嚴的熱忱降至冰點，責怪聖嚴自毀毀教，自掘墳墓。當時聖嚴法師立即回南老的信，說明了原委，並自認粗疏。南老又寫上覆信說到：「你肯覆我一信，足見你的涵養，我很歡喜。」

在一些資料考索之中，儘管南老人具有保守的一面，但聖嚴法師能從積極的方面能夠影響之。並且從自身的掩關閱藏，東度扶桑的求學，用實實在在的成果影響了南亭老人。

結緣最廣與成一

成一（一九一四—二〇一一）俗姓王，名汝康，字聞虛，號瑞定，別號壽民，出家後法名成一，號覺因。江蘇省泰州人。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甲寅歲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十五歲於本邑營溪觀音禪寺，從春遠和尚出家。三年後入泰州光孝寺佛學院就學，一九四〇年受具足戒於寶華山妙柔和尚，一九四二年考取上海中醫學院，畢業後於上海玉佛寺開設「佛教利生施診所」，一九四八年渡海來台，首在寶島創設佛經流通處，以供社會需要。⁴

一九四九年，成一迎請他的太師公智光老人，師公南亭老和尚到臺灣。一九五二年協助南老人創建華嚴蓮社。成一法師曾任頭城念佛會會長、宜蘭縣佛教支會會長，並主編《覺世》旬刊。一九七二年六月，華嚴蓮社住持南亭老退居，命成一繼任華嚴蓮社第三任住持。後來又創建了「僑愛佛教講堂」，擴建了「華嚴蓮社」，創辦了「華嚴僑愛兒童村」「智光高級商工職校」「華嚴專宗學院」。曾二度連任「臺灣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長，發行「新中藥季刊」。長期擔任臺灣中國佛教會領導工作。美國東方大學，為酬長老對於佛教文化、教育、社會福祉事業等方面的貢獻，專門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⁵聖嚴法師與成一法師之間，用聖嚴老的話說，是「結緣最廣」，正如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凌晨於臺北北投文化館中寫的《紀念南亭長老》文章的最後這樣說到：「現在智光與南老，均已先後謝世，而成公對我的幫助，正在開始，那是在佛教教育事業上，共同負責華崗佛學研究所的推展。在這方面，近數年來，直接受成公的護持，間接受南老的恩澤，感念之情，溢於言宣。」

在陳兵、鄧子美二學者所著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稱，法鼓山教團以發展佛教高等教育作為號召，並

為爭取經濟資源，「力圖結合企業人士」，在臺灣獨樹一幟。

法鼓山教團就是以聖嚴法師為代表的。那基礎工作，即是成一法師早期和聖嚴法師一起合作興辦的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即由聖嚴法師擔任，副所長則由成一法師擔當。

聖嚴法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記載：「最使我感激的是自一九七九年起，成公接受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的聘請，屈就由我擔任所長的佛學研究所副所長職。使我在多方面獲得支援，並且鼓勵我發揮所學，辦好這所在今日中國佛教教育界學生水準最高的研究所。」⁶

聖嚴法師還在華嚴專宗學院三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專門寫了他與成一法師之間關係：「在臺灣佛教的僧界中，由於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所以經常往返而又始終如一的朋友不多，成一長老確是我少數的多年老友之一，因此，不論我有多忙，每年至少會去華嚴蓮社探望他兩次，交換彼此辦教育的經驗。他對教育事業的投入以及認真的態度，已可由於華嚴專宗學院的辦學成果，而得到證明。」⁷

其實，成一法師在興辦華嚴專宗學院時，聖嚴法師也對其支持，擔任過專題的講師多年，覺得那裡的學生

素質很不錯，喜歡他們的勤學精神，只可惜後來因為兼顧台美兩地的法務，便辭去了華嚴專宗學院的教職。

今天的法鼓山教團發展得如此之大，在聖嚴法師編輯的《一鉢千家飯》的大型攝影集中這樣記載：觀音菩薩結的緣，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農禪寺的大殿中梵音回蕩，聖嚴法師帶領著千餘位信眾，為祈求土地因緣，一遍遍地持誦著《大悲咒》會眾誠摯的願心在天地間傳響。而在山的另一側，全度法師也在持誦著《大悲咒》，祈求觀世音菩薩，為道場尋覓德學兼備的有緣人。觀音菩薩聞聲感應，為那頭和這頭的大願做了聯繫，結了緣，圓了緣。這山的另一側的全度法師即是成一法師的剃度弟子。原本全度法師曾疊惑成公長老興建道場，而成一法師也想到了支持聖嚴法師，成就聖嚴的夢想。

筆者也曾體會到兩位長老之間的友情，兩位互動影響，有一年我在華嚴蓮社，就看到兩位長老之間在交流養生，成公在教聖嚴老如何練習他老人家獨創的氣功療法，一個教得不厭其煩，一個學得認真認真。筆者零距離地親近兩位長老，真覺得他們是如此的親熱。

二〇〇八年元月，筆者曾隨山東齊魯首刹神通寺住持界空法師赴台，那次聖嚴法師生病住在臺北，成公長老當時還叮囑我說：「你要寫江蘇佛教史，可去採訪聖

嚴法師。」並說他要陪我去。但那正處年關歲尾，在台行程又很緊張，即失去了那次機會，次年聖嚴老就離去了，這也成了我的終身遺憾。後來成公長老在泰州居住時，還向我提到此事，我也覺得他們兩位老人的情感是如此之深啊！

四、小結

通過當代「華嚴三公」與聖嚴法師互動資料的考索，可以覺得當代「華嚴三公」即智光、南亭、成一三位高僧在長達近七十年當中對聖嚴法師的影響是巨大的。智光老的法乳之恩，南亭老的教育相助，成一老的合作，彼此間的心心相印，用聖嚴法師的話說，「他們祖孫四代三位老法師，與我均結有殊緣。」⁹（18）

其間，他們之間互動也是非常顯然的，聖嚴法師作為中國第一位比丘博士，在發展教育文化，振興佛教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自己寫書，出版雜誌，甚至創辦出版社，印刷各種各樣的佛教文獻，作出了巨大貢獻。

同時聖嚴法師又是在創建未來佛教的藍本，特別是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具體的實踐之道，則是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三大體系結合為一，使法鼓山成為現代佛教甚至是未來佛教的一種新形態。

聖嚴法師創建的此種藍本，這顯然超越了他的前輩，這在傳統的佛教傳承來看顯然也是不可能的，而聖嚴法師也已經做成功了。

再則，聖嚴法師將以漢傳禪佛教推為世界佛教的主流。是聖嚴法師去適應時代和環境，他認為漢傳佛教沒有神秘虛雲，最能適應現代社會，他將佛法傳到全世界，發揮淨化人心，淨化社會，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漢傳佛教的功能。在這一點上聖嚴法師曾動員南亭老人走出國門，讓佛教走向世界。但南亭老人覺得「出門十里，不及家裡，我一身怕動，已經這麼一大把年紀了，隨時可以回老家，我還真不想把這付老骨頭，因為出國而丟在他鄉異土哩！」又說：「我有自知自明，一出國門，成啞子、聾子和瞎子，除了麻煩人家，沒有別的事，還不如住在國內既方便又安全。」¹⁰在這一點充分說明了聖嚴法師代表了當代佛教的先進的主流，使漢傳佛教努力成為世界的主流。

聖嚴法師自花甲之年才開始創建法鼓山的，也從來沒有考慮自己能活多少歲，古稀之年，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完工，耄耋之齡，則建設完成了。而當年不管是智光，還是南亭老人在這個年齡段就已經開始做什麼事亦開

始退縮了，即使成一老後來也未有聖嚴法師的如此宏達悲願，讓自己的徒弟全度法師去成就了聖嚴法師的事業。

不管如何，當代「華嚴三公」與聖嚴法師之間的互動影響肯定是推動了當代佛教的發展。而在中國佛教的歷史上他們總會留下濃濃一筆的。

註釋：

1. 于凌波，《現代人物辭典》上，佛光文化，二〇〇四，頁七三三—七三四。
2. 范觀瀾，《華嚴文匯》下，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七四九。
3. 華嚴蓮社，《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一九八三，頁一五三。
4. 于凌波，《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上，佛光文化，二〇〇四，頁三二九。
5. 范觀瀾，《華嚴文匯》下，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七五八。
6. 范觀瀾，《成一法師傳》，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一四五—一四六。

7. 《華嚴專宗學院三十周年特刊》，華嚴專宗學院，二〇〇五，頁一三三。
8. 《一鉢千家飯——法鼓山攝影集》，法鼓文化，二〇〇九，頁一四七。
9. 《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華嚴蓮社，一九八三，頁一五二。
10. 《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華嚴蓮社，一九八三，頁一五二。

善導寺學佛班

- 一、授課法師：大慧法師（善導寺監院）
- 二、課程內容：以《八大人覺經》為主。《八大人覺經》是佛遺教三經之一，經文雖短，卻字字珠璣，值得反覆研讀。本課程用以為基礎，講授佛教核心教義，基礎名相、概念等。
- 三、課程時間：每週二晚間七點至八點。
- 四、上課地點：玄奘大學台北善導中心。（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二十三號B棟）
- 五、報名電話：善導寺，電話：二三四一五七五八。